



纪念西藏民主改革50周年

雪域民生的尊严

列岡 著



雪域 (100) 西藏人民出版社

雪域 (100) 西藏人民出版社

雪域民生的尊严

列岡 著

雪域民生的尊严

图 像 备 查

图 像 备 查

图 像 备 查

图 像 备 查

图 像 备 查

图 像 备 查

图 像 备 查

图 像 备 查

图 像 备 查

图 像 备 查

图 像 备 查

图 像 备 查

图 像 备 查

西藏人民出版社

图 像 备 查

图 像 备 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雪域民生的尊严/列冈 著.—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
2009.3

ISBN 978-7-223-02511-9

I.雪… II.列…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24666号

雪域民生的尊严

作 者 列 冈

责任编辑 王剑箫

装帧设计 格 次

出版发行 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市林廓北路20号)

印 刷 西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787×960 1/16

印 张 12.625

字 数 165千

版 次 2009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3-02511-9

定 价 20.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发行部联系电话(传真): 0891-6826115

前言

刘立强

民生是一个具体而实在的话题，民生也是一个最基本、最实际的问题。西藏社会发展、变迁、走过了它不同寻常的50年，时间穿越了一个特殊的空间，人类在艰难的生存发展过程中，不断地获得进步，并沉淀和提升文明，不断地创造和书写着生存尊严的历史。

西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运动……雪域大地上站立起来的百万农奴一步步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专制走向民主、从封闭走向开放。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人的尊严被重拾、找回，被大写特写，被历史从来没有的真实尊崇为生命和社会的本来模样。

改革开放以来，人的尊严被续写，而人的生存、生活的质量与活力以前所未有的态势被激发，几千年来盼望着的幸福生活，富有尊严的生命感在这个时代变得日益光华四射，飞金流银。

这一切具有历史质感的进步，无一不深刻地激励着雪域儿女去建立富有人的尊严的新生活，于是雪域大地上就有了关于雪域民生的尊严的真正追寻，也有了那些关于民生的尊严的真正灿烂。

适逢西藏民主改革50周年，人们自然而然的进入这样光明的序列，继续前进。我们欢呼富裕安康的新时代，我们捍卫改革开放的新成果，我们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新生活。

给历史以会心的微笑。

给我们伟大的祖国和领导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中国共产党以崇高的敬礼！

目 录

I 和共和国一起成长的尊严	1
II 思想的尊严	19
III 民生的尊严	74
IV 美丽的尊严	192

I 和共和国一起 成长的尊严

达热瓦·群培次仁，在2000年时对国家税务统计来说，他是一个数字额度：135.8万元。也是在这一年，对他自己来说，则是处在人生第46个年华之中，同样也是一个数字。他曾是，现在也是一位农民，还是全国劳模、全国工商联合会执委，更重要的是2000年对达热瓦·群培次仁来说是近1亿元的资产。

这些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而是达热瓦·群培次仁实现生存信念的真实收获。对达热瓦·群培次仁来说，一篇劳模报告和一份先进典型的材料远远触及不到他刚毅的生存信念带来的现实福祉。达热瓦·群培次仁不只是一位可树之为典范的劳模，实际上他在精神的高度上体现并发扬了藏民族热爱生命执着生存的精神，而少了一些虚幻的信仰会带来福祉的联想。达热瓦·群培次仁和所有的农牧民一样；不同之处在于他更坚信自己和自己的双手。对古老的藏民族来说，在她经历了那么多风风雨雨之后，也许所需要的正是由普通百姓保持着并涵养着的富有强度的生存信念的经典表达；对时代来说，则展现的是民族企业家的形象。

试着解读达热瓦·群培次仁，必须从他的故乡，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地区仁布县仁布乡仁布村开始。尤其要走近历史上的仁布，那神话般美好而又极为艰辛的民生们的仁布。

仁布概况

“仁布”在藏语里是“福慧圣集”之意，而作为地名人们更喜欢在“聚宝盆”意义上理解相关这片土地的这个字眼。

仁布自古甚为紧要，因为其地扼卫、藏分野处——也就是前藏、后藏从这儿分界。仁布在雅鲁藏布江中游南岸偏日喀则地区扼雅鲁藏布甘巴拉峡谷西口，西与日喀则市南木林县接壤，北隔江与拉萨市尼木县相望，南邻江孜县，东部则是今山南地区浪卡子县。藏传佛教的僧侣们很早就认识到了仁布的政治、战略地位，历史上闻名遐迩的曲弥法会就在离这儿不到百公里的南木林县一带举行，而且他们希望其声威远震；并有著名的仁布强钦寺守中曼曲河而望雅鲁藏布甘巴拉大峡谷西口，它里面的强巴大佛像的铸造早于扎什伦布的弥勒大像，曾经是藏区第一，著名的西藏本教寺院雍仲林寺隔江与仁布强钦寺互为形势。仁布不仅在历史上就是咽喉，而且在地理、宗教和政治方面都是。

仁布县地势险峻，形势紧要。界外的著名圣湖羊卓雍错，五湖连贯状如莲花。更为出奇的是，曼曲河自东南向西北的方向由羊卓雍错流出曲折蜿蜒地注入雅鲁藏布江。仁布就此守河谷腹地而成自己的独特形势。

近五月份了，山顶白雪积存，河谷向阳山麓中则是桃花烂漫。颐养了仁布人的曼曲河，藏语称之为“曼曲”时，实际上含有“医明之水”的意思，仁布人视其为神圣，可能因为她源于圣湖羊卓雍错之故。实际上她是仁布人的养生之水，没有了她，仁布的核桃、杏将不再著名；没有了她，仁布的萤花杜鹃、爬地柏、高山柳、雪莲花也许就不为人知了。甚至草植不长了；失去了植物生命的仁布也就不会有熊、水獭、旱獭、狼、狐及黄羊；最终仁布也不会属于仁布人；所以仁布人把通湖达江的曼曲河看得极为神圣。

达热瓦·群培次仁的童年，在他四十六岁的现在看来，最重要的是十三岁。十三岁，第一个本命年，那个生命到这个世界上已经溜达了一小圈。是一小圈，但感受强烈而真切。

十三岁那一年，达热瓦·群培次仁刚上了民办小学，学习成绩蛮好的，但是他必须成为十三岁的公社社员，按照当时的规定，非年满16周岁是不能成为人民公社的光荣社员的，但是达热瓦·群培次仁却是十三岁的少年社员。享此“殊荣”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意味着什么？达热瓦·群培次仁觉得那意味着生存信念早早地植根于生命的厚土中了。

家里老的老、小的小，十个孩子中达热瓦·群培次仁是老大，老大在家庭的生命伦理中无论藏汉都意味着生存责任，所以有“父兄”之说。孩子多，劳动力少，劳动力少了之后，快被人们遗忘殆尽的“工分”就少了，而每一张嘴的第一含义就是吃饭。父亲带着达热瓦·群培次仁去见队长：你看——？

队长从少年达热瓦·群培次仁的眼神中读出了成熟的意味。家计对乡邻来说是一本账，出于特殊照顾，达热瓦·群培次仁成为十三岁的少年社员。

但是家境并没有因此就好了起来，成年劳动力只有父亲一人，而达热瓦·群培次仁每一天的努力劳动得来的是少年工分。

“那时，你们能喝上酥油茶吗？”

“什么——？茶？不可能！糌粑都找不到，吃国家救济粮，谁家都喝不上茶。到冬天时，衣服都不够穿。可能有青稞酒，但糌粑马上就缺了。你还会去喝上一口茶吗？”

此刻和遥远的30年之前，达热瓦·群培次仁都想着糌粑。

“是吗？”我问。

“你怎么知道的？”他说。

“因为真正刚毅的性格应该来自少年，而真实的性格起源一定有真切的感受。就像曼曲河上游有羊卓雍错一样。”

“你也饿过肚子吗？”

“吃过糌面，人家喂猪的。”我说。

达热瓦·群培次仁少年多磨难，因而话语极为简短。很快地进入了他想说的话题和我想问的话题。达热瓦·群培次仁做的比说的

多得多，企业家形象和一个热爱生存的民族都需要这样的人物，哪怕是就那么几个。

仁布村的少年社员，在成为社员之后，干些放牧、灌溉、拔草之类的活，他说：“每一样活我都认真、卖力地去干，我知道劳动会使家里在秋后多得一些口粮！”但是，家境并没有因此就好起来，缺衣少食的感受仍不能消失掉。怎么办呢？这是一个少年的问题，也是生存——需要吃饭的口和有饥饿感的肚子的问题。

两年后的某晚半夜，十五月明，仁布在曼曲河谷中沐浴着月光，月光像牛奶一样。夜的天空是蓝色的，它比白昼的天空蓝得干净。美景，与少年体验的饥寒一样有触动心灵的力量。那夜是少年达热瓦·群培次仁的失眠之夜，一骨碌爬起来，走出破旧的屋门，没有一个人发现。少年达热瓦拿起父亲平时所用的劈斧劈开了一段枯柴，夜里的开劈声十分响亮，惊醒了老达热瓦：

“群培吗？”

“嗯！”

“你在干什么？”

“砍！”

从此父亲便给达热瓦·群培次仁教木工手艺，由于平时的耳濡目染及子承父业的兴奋，亲情授受间，少言寡语的少年达热瓦很快学出了模样，一年之后十六岁的群培次仁基本上掌握了木工技术。这使父亲极为欣喜，有人请时，常把儿子带上作助手。

更多的情形是父亲外出做活时，十六岁的少年开始有条有理地处理起了家里事务，丁是丁，卯是卯。

“做‘家长’的滋味好受吗？与你现在的工商联会长有什么不同吗？当时一定体味出了什么叫做权力吧，对吗？”

“什么？权力？”达热瓦·群培次仁说：“做家长意味着权力的想法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是计划、糌粑、盐、弟弟妹妹们有没有病！和当会长一样的是操心！不一样的操得心更多一点。我在政协、人大会议上提了许多次，才把外地来日喀则经商、做生意的人们负担的高房租和其子女们高额学费降了一些。”事后打听到降了50%~60%。

少年老成的达热瓦主理家务时，喜欢简单、明确、节俭。到30年后的今天，在他的心目中，自己还是家长：“他们听我的！”少年达热瓦·群培次仁的早立使父亲有更多的时间出外做木工活，这

时，家境有了起色，他也很快出师了。闲暇时，他也做木工挣钱，这很重要，它使达热瓦·群培次仁知道了木工技术的生存价值。当然，生产队也看准了这个价值，很快父子俩做木工活向队里交钱，队里打工分、给口粮。达热瓦·群培次仁说：“一般每年向队里退补200元，每一元钱可打6分‘工分’，没钱时还到信用社去贷款”。

这时的少年社员挣工分最多，一年超过3000分，后来才知道他是全公社最高的，但是家里仍不够吃。达热瓦·群培次仁在十六岁时任仁布乡治保主任，这时他也正式加入了民兵组织，后来成为民兵连长。达热瓦·群培次仁极为认真地说：“这是一种社会尊严！”

他有着强烈的荣誉感，少年时是，30年后的今天也是。

数字、目疾和十八岁

十八岁就是结婚；

“结婚，”达热瓦·群培次仁说，“——家里没人干活。”

对于1973年之后10年的中国文学理念来说，在伤痕文学中附着着尽人皆懂也尽人不懂的“爱情”论调。但是在群培次仁那里，婚姻和生命、生存本能的体现则显得更为本质。结婚，多一个劳动力，家境就会不一样。这里似乎没有了文人们叫嚣的“爱情”，但有生的热烈，他很坦然地谈到了婚姻。

保持的一等工分，积极的集体工作，民兵连长达热瓦·群培次仁始终想争夺第一名，但是：“在训练比赛（高炮民兵集训打靶）中从没得过第一名，总是第二名、第三名这样的。反而在诸如战术、队列、射击（动作）这些方面总是获得训练冠军。”他有点来自久远的失望。

达热瓦·群培次仁找不到靶心，靶心在哪儿呢？这是来自生命的原因，其实从那时之前到现在，达热瓦·群培次仁的右眼一直患有目疾。不过现在症候更为明显：右眼眼白幼生有赤翳，内眦处更甚。也许正是这些在青少年期就暗暗滋生着的目疾使刚毅的达热瓦·群培次仁找不到靶心，也改变着他。

“当时失落吗？”

“失望吗？”

“没有什么好失望的，只是有些头痛，一年必须训练20多天，没有一天不是在认认真真地训练，就怎么……头痛！”他补充说：“得了眼病后，就再没有射击冠军的份了！”

表情。

达热瓦·群培次仁没有找到靶心，生存还必须展开，家境仍然是努力要改观的现实。对真正务求生存的人来说，干得多比说得多好得多，毋庸讳忌。达热瓦的回忆很愉快地进入了另一个人生亮点：数字。

“结婚后不过三个月，区（乡的原始初建区划）里安排我们一批木工到53师158团团部去干木工活，一直干了三年，这时生产队仍然存在，最后，团部授予他们建军营三等功！”他还是木工班的班长。据说干活积极、技术一流，不知道一流在什么地方。

达热瓦·群培次仁娓娓道来：“你知道修建藏式民居和团部营房是极为不同的，门窗柱梁及开间设计是相当严格的。当时，我还会说汉语，但是设计师同志把图画好，只要标上数字，就1、2、3、4这样的阿拉伯数字，不用他多解释，我会把门窗做得严丝合缝。这还引起了部队同志们的极大兴趣，他们总表扬我，认为我聪明。”沟通中有了技术话语可资交流，它们是理性的图画数字。

实际上，三年的援军劳动使达热瓦·群培次仁在演兵场上失掉靶心之后，在务实的生存优化努力中，他无意中隐隐约约地看到了技术强生的生存奋斗靶心，他从援军劳动中有了明确快捷、严格、安全的建筑理念。

只要思考、努力、坚定，人的生存无疑地会是光明的。

达热瓦·群培次仁十分留恋那三年的援军生活。军民的友谊，全新的建筑印象、技术。木工技术在真实的生活生产乃至生命中的力度，被他以自己的方式获得。文明与落后、积极与消极……对认真的生存者来说，到处都有智慧之光照亮自己的前进道路。

“在大礼堂施工中，多开式门、双层窗户、土木整合……很多东西都对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使我在认真的劳动施工中感到了新东西带来的陶醉，十分舒服！”达热瓦·群培次仁说。

是的，生命是趋光的，生存的天性是技术——智慧。

对达热瓦·群培次仁来说，在生存本领方面他获得了技术靶心，也获得了精神靶心：浅淡而又明晰的理性思维。唯物立身便水到渠成地成为他的生存信念。他是在新时代和共和国一起成长的西

藏人中的一个版本，他们是一批，而不是一个、两个、三个。他们是新中国新西藏最早的孩子，在军民共建边疆的时代里，他们有了自己的精神靶心和阿拉伯数字的某种闪亮，那是文明进步的光芒。

后来，中印边境出了点问题，达热瓦·群培次仁一面继续干着木工活，斟酌着建筑；一面还要组织民兵训练，紧张而条理分明。优化生存，巩固边防，他是边疆社会中的一块普通而有棱有角的可用之石，像许多公民一样。

又过了三年，“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始。技术工不准干技术活，只干农活。达热瓦·群培次仁说：“这时，受到了打击，即便技术好，有很多人请，可是不能去，父亲也不能去！乡里把一些技术人员，如木工、石工、缝纫工等集中起来，建立互助组，搞企业雏形。这时，不缺工分了，而且可以拿到300多元的分红了！”在34年后的今天达热瓦·群培次仁谈到这儿时，还是悠悠地呼吸了一下，那是来自童年的生存压力吗？

令他有点愉悦的是：这时，请他做木工的人比请父亲做木工的人多。他有点像个孩子似地笑了一下，难道他是在用表情补上童年的笑？

技术之光

生产队快结束之前，达热瓦·群培次仁试建包工队，还给弟弟边仁、洛布教木工，让他们接触技术，刻苦钻研。1982年人民公社制度结束之后，达热瓦·群培次仁组成了一个十三人的小小包工队，开始琢磨建筑，修筑围墙、厕所。他说：“都是家境困难的弟兄，木工家里没有手推车的人”。春种秋收忙农活，夏天搞副业，冬天停。大家一起苦苦地拼，结果有了盼头：“弟兄们，最高能收入1000元，当时最高的日工资是3元，多半是部分材料单位出，部分材料小小包工队出。”

后来，他们能够承包土木结构的建筑，有了三辆手推车，进入准包工队状态。他回忆说：“那时没有招标——投标，人家评价质量好、规格好，就会接到新的工程项目。”

1985年正式成立包工队，达热瓦·群培次仁任队长，派弟弟边次到拉萨学习驾驶技术，学成归来，从银行贷款7500元买了一辆“旧解放”。从这儿开始了土木结构的建筑历程。在吉鲁镇修建了

一幢土木结构的两层宿舍楼及办公室，有了40多万元的收入。

在这种艰苦的发展中，达热瓦·群培次仁越发觉出技术的重要性，正如当年的木工手艺使家境得到维持一样，现在建筑技术成了生存、发展、壮大必不可少的灵魂样的力量。他请汉族技术人员加入他们的行列，让来自诸村的仁布农民跟随其后面，让他们在施工中学习，在学会了之后再教其他人。就这样达热瓦·群培次仁慢慢地把仁布的一些农民造就成了木工、石工、金工、泥工、焊工、电工、画工……这些专业技术人员计有231人。在有能力时，他选拔优秀青年人到拉萨接受自治区建设厅的培训，再选拔优秀者到四川成都培训。他的建筑队中聘请了一名汉族工程师，而有3名助理工程师是仁布人。

达热瓦·群培次仁的建筑队中，还有150名左右的汉族工人，他们来自四川、甘肃。因此，这个建筑队也就成了一个常驻工人400多名的民族团结的建筑工程队。在笔者采取自下而上的采访计划：先采访工人，最普通的工人，然后再采访达热瓦·群培次仁的计划执行中，工歇期间问这些仁布工人时，他们都告诉笔者：现在的砌墙技术是跟汉族师傅学的。他们二重垂线直墙、一平行线平墙的砌墙方式合规中矩。

这里面，更重要的是砌筑理念已经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青藏民生在久远的生存史上有了自己的筑垒墙体的方式。那是垒筑，以墙体的厚度追求强度，因而用料自然而然地耗费较大，于是就产生了纵填墙心、横置墙筋的一套工料理念。这种筑制墙体的方法，直到20世纪末的1998年，在拉萨堆龙德庆县的农民农闲建屋时还有着经典的运用。其实，这种筑墙方式是有着很多可改进的环节。原来的达热瓦·群培次仁的小小包工队同样运用着这种筑墙方式，但现在仁布农民在他的帮助下学会了“收分层压”，“夹伍”（大小）等等的砌筑方式，不但墙体强度大，施工快捷有致，而且实用空间也增大了。古老的梯形墙截面不复存在了。

技术、智慧使达热瓦·群培次仁的建筑队有了较高的素质。汉、藏这两个热爱生活的民族再一次地在达热瓦的生存理念中，整合成了一个理性的生存共同体。也使小小包工队在有了达热瓦·群培次仁的技术——智慧理念后，有了不同于虚幻虔信的另一类明瑞光芒：科技自强。

强烈的技术理念使原来那个“木工家里没有手推车”的十三人

包工队（组）经过了不舍的追求后，他们的施工器械中有了卡车、柴油发电机、卷压机、搅拌机、震动机、电焊机、打砖机、电锯、电动夯机，及20吨的钢管施工架。达热瓦·群培次仁的技术理念，使他的建筑队有了物质和理性整合出的时代光彩。

时代在造就着他。

从1983年组建并于1990年正式成立的仁布建筑公司年均收入700多万元。这次国家乡镇企业司副司长鼓励达热瓦·群培次仁：“继续努力，一定要争取年均收入达到1000万元，达到1000万元之后就可以荣获‘企业名称’。”达热瓦·群培次仁有点犹豫，他想：这是不可能的，然而，他还是继续努力，到1996年时他在不懈的技术追求中果然达到了年收入1000万元。8年中建筑公司向国家纳税93.52万元。

技术求生存的信念锻造得更瓷实了。

仁布的达热瓦·群培次仁和仁布农民

达热瓦·群培次仁发展起来了，他从没有忘记故土热道，总是和农民兄弟们一道前进。过去最穷的仁布，现在变成了富裕的仁布。

这里有改革开放的时代召唤，有党的富民政策及党中央对西藏的特殊关怀，也有达热瓦·群培次仁的建筑公司提供给了乡亲们最现成的发展方式，并得到了苦乐与共的认同。每个人都希望使自己的生活更好一点，当年那个最穷的村庄中热爱生活、渴望富裕的乡亲们的主要创收途径是加入仁布建筑公司。到今天全村117户，户户都盖上了新房子，没有一户缺糌粑。达热瓦·群培次仁作为一个资产近亿元的企业家，这样理解着自己的故土：糌粑！

民以食为天，执着生存、少年早立的达热瓦·群培次仁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华丽的辞藻，有的也只是真实的、朴实的人生信念，没有功夫去斟酌“名堂”。

他们有了自己的小电站，一年365天中，150天没电，重要的是215天有电。乡亲们通过电视卫星接收器和十几台彩电了解着雅鲁藏布甘巴拉峡谷、曼曲河谷以外的事，渐渐地知道了世界好大。

——“对这，我有内心真诚的喜悦！”达热瓦·群培次仁说。

他的这种喜悦医治着童年时代的衣食之忧，也像雷电击霹乌云

一样，给他的艰苦奋斗带来了夺目的光彩。这样想了之后——

“是吗？”我问。

“你真不像个文人”

“像……？”

“总之，不像。”

我告诉他：看重凡胎肉躯，注重生存进步，实际上是人人应该的。

达热瓦·群培次仁看了看，没表达什么。

达热瓦·群培次仁的工人来源不仅仅是仁布村，而是仁布乡、仁布县，甚至甘肃、四川。在仁布建筑公司里能找到来自仁布县每一个乡的工人。同时，达热瓦·群培次仁非常支持仁布县政府工作，接受了县政府安排的将大量劣地耕种者安排到该公司的决定。他无言地支持着党和国家的富民事业。他说：“没有党和政府的长期关怀，仁布人还将会是‘木工家里没有手推车’的”。后来，退役军人、待业青年也陆续安排进了达热瓦·群培次仁的企业。

在有了源自童年的生存渴望中的技术自救后，他越来越理性的生存理念，无形中极大地启示着仁布社会的发展。原来的仁布农民靠农牧过活，现在一边干农牧，一边搞工程，在农闲可用的建筑季节（主要是夏季）人们已经习惯于家里留下一两个人，其他人参加到该公司的劳动中来了。

这是一个不经意间养成的“习惯”，在这个习惯背后却是雪域农民观念转变的强大精神现实。祈祷佛神吗？还是要自强不息？这个习惯回答了一切。“生命有至德，曰：‘生’。”而且应该生生不息，不在此世苦来世福的佛家因果轮回论调中看淡今生今世，不等待救济。在这个习惯中，仁布农民有了到仁布即可目拾的精神变化，时代和生命热爱及生存热爱把仁布人推入了早该拥有的时代精神氛围中。

达热瓦·群培次仁简约地说：“我心目中的农民早就应该是这样，现在的仁布来之不易，应该感谢党和国家给了我们这样好的一个时代。”

“你不可能一点不愉快也没有吧？”

“不，有。有些以前没有生活来源的人，来公司学到技术后，在公司用人的关键时刻到另一个包工队干去了，往往影响到公司计划。从公司的角度来说是非常气愤的，可是从社会的角度来说又是

好事。”

然后，达热瓦·群培次仁看着我，似乎在问：“你说这是愉快的吗？”

我看他：噢！这可不能说是，一点不愉快也没有。

童年早熟和早理家务，也使达热瓦·群培次仁早早地有了自己的家长理念。实际上，在早期的工人采访中，我已经了解到了达热瓦·群培次仁在生存立业环境中必然导致的企业倾向：家庭化或者说家族化。

达热瓦·群培次仁的工人

“有一些工人的工资不发给他自己。”达热瓦·群培次仁说。

“这是为什么？”

“这些人劳动踏实，但高兴了就乱花钱，一年到头挣来的工资在他们手里不出几日就花得一个子儿不剩了，他们没有想着家里的人。”

“所以，就不发给他们工资。”我故意打岔。

“不，发。但是发给他们的父亲或母亲，这样，钱才会用到该用的地方。”

达热瓦·群培次仁谈起他的这些“弟兄们”时，总带有父兄们惯有的不满意：一种情绪，同样是一种关怀。他说：“我这样做了之后，他们的父母们竖起了大拇指说：‘好！’。”

达热瓦·群培次仁不闹劳动纠纷，他闹的是财富思考，一分钱怎样更恰当地将它花出去，然后产生更多的一分钱。许多学者把美国开国元勋富兰克林那个著名的“一分钱”论说，尤其在改革开放前看作是资本主义精神的经典表达，在今天看来，这不应该是政治制度的“主义”，而是有了社会生活的人类的正常财富观念；把钱花到该花的地方去。高小文化的他，把有些工人的工资发给工人的父母。他不可能博览群书，但达热瓦·群培次仁始终在思考着生存。

其实，在他谈及这个问题之前，我已经对处在建筑一线的工人进行了采访，就已经发现了这种现象。是在仁布县城维修房屋的木工次仁谈起了这种工资发放方式。

“那么，你呢？老板把工资发给你还是发给你的父母亲？”我

问。

“发给我，我不乱花。”次仁说。

“你们这儿的工人里有不直接发工资给他的人吗？”

“……！”

次仁笑笑。

“觉得这样发工资合理吗？”

“更好一些，不然，喜欢玩的人就拿钱喝酒去了，有时还谈女朋友。”

“四川来的吗？”

“……！”

次仁笑笑。

藏民族自古就在认读生命的基础上发展着自己的生存，于是在漫长的时光中发展出了强烈的个体生命人格理念。时光中，又有了利和弊的看法。显然，次仁谈到的工资发放方式是达热瓦·群培次仁针对个体生命人格理念的负面影响采取的措施。藏传佛教曾经的今世苦来世福的宗教论调，实际上使这一性格典型在文化史上板结锈蚀了，没有进行重视。自童年起就遥望生存幸福的达热瓦·群培次仁是从人与财富的角度，让人的财富尽量更好地为人本身的生存——生活幸福及其延伸服务的角度，沉默地发展了民族精神中的精华。当然，他并不是思想家，但强烈的生存理念是达热瓦·群培次仁及他的工人们对人的此生此世的意义这一信念坚实而富有思考。

把每一分钱花到该花的相关生存和发展方面的地方去。

和次仁聊天时，他们正在工间歇息，几个人围坐在一起喝青稞酒，倒满一个塑料加伦盖子，请我喝，味道淡而爽：

“香！”

“仁布的青稞做出的饮料好喝吧？”

“好喝极了，但是施工期间公司允许工人喝酒吗？”

“不允许，也从来没有喝过。”

“那——？”我看看次仁，再看看青稞酒。

“噢，你没搞对，这是仁布的青稞做的饮料！”

“噢！原来这样！”

“不过你千万别跟老板说这些，要挨批评的！”

次仁又给我倒了一盖子仁布的青稞做的饮料。他有点机智。他